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七

平陽府重修道愛堂記

三晉之地表山帶河風土雄碩列城基布大者侯居  
小者卿采園墩二千餘里自前代來視諸道為上游  
平陽寔治理所在故府署之制豈崇壯麗勢壓汾瀼  
不爾與山川形勝莫相長雄道愛堂今府治之前廳  
事其東西廣十有五尋南北遠一十四步 國朝歲  
辛丑都監郡薛閣公因故基而創焉當至元十一年  
甲戌歲蓋三十有三載矣歲月既墳土木弛解樽櫨  
侏儒就弱西驚夏秋雨霖沉氣湮鬱仰曼承檝不時  
脫落殆不能視事茲顛擗危勢迫必葺計所費上於  
冬官考工悉許公帑以給於是憑寬加構相前曾崇

棟楹椽桷之腐黝撓敗者蓋瓦級甃之破裂者屋壁  
欄楯之圯折者與夫吏舍臺門狼藉弊陋一易而新  
之巍然山立大具氓瞻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  
若引繩彤衡玄楹公奠攸居六曹執事登降舒徐退  
食在公式治于中從容委蛇上下暢通噫一堂之隆  
因奚益於治以一府之用思之寔重有所繫焉蓋  
王澤承宣于斯民政聽審于斯屬邑受約束於斯燕  
享聚賓僚于斯是則發號禮容肅序摠齊利害得失  
一列于斯堂之上矣登茲堂處茲位者得不恪勤官  
守明惠公直以副方岳重寄不然易虐難欺之戒凜  
乎其可懼矣堂舊有務遺墜莫究故徂今名蓋取學  
者愛人之意也尚觀者毋忽是年春三月日承直即

府判官西衛王惲謹記

平陽路景行里新修岱嶽行祠記

岱宗東方之鎮山有國者得以旅焉祭典下衰世以  
神司命萬類死生禍福幽明會歸故所在駿奔奉  
祀惟恐吾後去之遠者其敬篤事之肅者祠愈崇蓋  
其風俗使然復何怪焉平陽故族張士信等信之篤  
事之尤謹者也常以匪廟而貌之不足妥靈揭虔嘯  
入於善也於是傾貲擇勝得東南陲景行里爽塏之  
地甚延莫其神觀焉寔經始于辛卯歲之三月落成  
于至元之戊辰凡締屋幾三十楹前殿後寢兩廡對  
翼中設眞府諸像曰昭惠君蒿里相祈嗣位五蘊使  
直以國及變相擁衛環列罔不畢備巍巍煌煌帝居有

光俾觀者起敬加畏知所勸戒善油然而生于衷洋  
洋焉對越靈威如在其左右也下至作樂有享省牲  
有備便戶鑿乎西臺門敞其山槩瞻餘祠號稱整肅  
吁勤亦至矣一日來丐文於予將紀其興建本末洎  
信助者之名氏永昭于後因畧為論述之嗚呼古人  
以神道設教今也作新祠宇為事理雖殊而勢有固  
然者自禮義亡而世教不明於下一鄉之士秉彝心  
而私淑入者不爾則弗克悟陋民而微薄俗是則後  
人之意也歟然神也者聰明正直福善禍淫乃其職  
耳奉之者歲時儀獻能齋莊沐浴潔遠惡遷善可薦而  
不為神羞吾知夫朋酒斯饗獲簡穰之祉矣不然撫  
負中積象恭于神雖銷之以鐘鼓之音泯之以牲幣

之禮芳菲蒲堂三獻具舉神將厭而不顧尚何福之  
有哉幸來者詳特書之意庶乎其遠黜矣十有二年  
春二月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汲郡王惲謹記

絳州正平縣新開溥潤渠記

至元改號之六載 詔立大司農司其品秩僚屬特  
與兩府埒蓋以農桑大本滋殖元元莫斯為重故崇  
職 掌開藉田以率先天下外建行司曰使而副歲  
時巡視責郡縣長吏條綱甚悉考其成績而明殿最  
凡先農之遺功陂澤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盡  
者靡不興舉東雍之地厥土赤殖墳雖潤蓄兩河島  
則腴而亢下者鹵而瘠時雨稍愆歲功不稔州尹馬  
君患之遂按行川浸思有以濟其艱而敬承

天子之明詔曰澮吾所用也於是度原隰順水勢距郡治東南三十里曰楊程鄉澮入汾所至橫截水衝捷石為堰者三袤可六十步武穿崖漸阜激之北驚波神委蛇來就束帶郭門而西注汾其間長溝通洫蔓引枝分溉田度二千餘畝水性濁滓流惡溢腴於田甚宜業已波及獲可畝一鍾凡役工若干計未週歲而渠事告成蓋君以規度有方衆樂其溥博之施也故自始迄終曾不告勞絳下老人相與材公之為感公之勤欽 明命濡利澤終以實惠及民懇予文以記之予嘗有事於鼓溪之神登高望遠觀隋令梁公軌引用鼓水分溉田疇幾絳之西北郊于今蒙被其利毋惜其水有餘波而河為限彼汾之東時值旱

曠思以一杯沃枯槁而不可得嗚呼何跬步相望而有苦樂之間哉今馬君銳興茲役出衆慮之所不及行前世所未行俾汾左之田溥洽膏潤仁民之功其利博哉百載而下將見府君與梁公並祀而同談者矣董其役者寔縣尹趙某簿王某能事其事而不負所責勤亦至矣故併及之且採民謠而為之歌歌曰新渠成汾之澮溉我田流澗鹵公雖劬民獲所昔也豈穰獲幾許今縱旱獲決渠雨甌窶滿篝公所與公惠我兮毋遠去我報公兮烏所覩刻石河濱照千古

遊王官谷記

山之與水相胥而後勝山非水則石悴而雲枯水非山則勢夷而氣泊二者雖具得其人而後名中條山

王官谷其萃美之尤者也山闖者河曲連亘北驚為  
雷首為栖巖為萬固運肘而東為五老又東而得王  
官谷谷漢故壘名有唐司空表聖之別業至今遺像  
休休亭在焉至元甲戌夏六月予以檢括牧田會蒲  
已而奔命珣瑕取道于虞王官諸峰拍顧東邁後八  
日因恙小休暑雨向霽遐想風壘情逸雲上遂愔然  
來游始自固氏西南行約四五里抵山門歷磴平進  
無顛頽堆挽之勞不百許步已入山堂隙中矣其繚  
而曲深而容垂蘿灌木磐石美蔭草香而土肥環峰  
疊嶂碧壺瑤甕濃淡覆露內曠而外掩無擁遏怫鬱  
之氣蓋谷田中高狀作層陞勢相覆壓耐辱所謂上  
下方者是也東西兩山曰壺門夕陽青壁矗立  
絕

如削中峯曰天柱秀拔特起如鼇鼻噓空高齧雲表  
不與衆峰聯絡真奇觀也峰半有石突然曰落鶴臺  
又西有石拱立曰隻人左右斷崖水作瀑流下瀉如  
仙人解佩天紳未收西則泉脈出縮以乾溢為度東  
則飛灑噴薄陰壑恒雨砰崖激石下注幽澗是謂貽  
溪者是也山藉以潤人仰以清物滋以榮也王子於  
是欽祗薦茗謁司空祠下退觀休亭諸詩既高公之  
名節且詫谷之深秀也青鞋竹杖扶掖上征抵天柱  
峯足望東崑瀑布礚礚三詔亭上因留宿焉時月出  
山豁萬籟沉寂涼露洗空失暑所在青嶂瑤光非復  
塵世其東溪水聲如遠鼓瀟瀟隱動林壑顧謂兕子  
孺曰此山靈張樂喜其來而作予氣也深夜久聞毛

髮森豎山人李任出司空一鳴集相與披讀於露幌  
風簷之際顧瞻林影如見須眉乃酌水再酌乞靈於  
公詠休休之歌思考槃之樂安得黃金買堪乘之鶴  
追仙游於寥廓也邪不然搖江山之筆吸撐霆之氣  
貯濯詩脾以增益其未至庶幾列名於王駕李生之  
次亦所願也日既晏徘徊久之出山林霏煙翠漠然  
四合回望谷口無復所見庚伏中旬后三日共溪雲  
隱記

待旦軒記

至元壬申歲予自御史調官平陽扁私居之軒曰待  
旦蓋所以矚厥志而儆不逮也矧河東列城五十棋  
布相望天府寔根本所在而風俗係焉國制張官五廳幕  
例下僚位東西與別駕嚮至扶筆剖斷一定于上官  
僚若無所事及占署牘尾無細大通得可否之是則  
位雖下所責亦不輕第以品位有崇卑材術有優劣  
得其人則分安而政舉非其材則身斃而事去自惟  
氣質疎散心雖勉強撫字無方故就列已來朝夕惕  
勵如恐弗勝當其夜漏將盡晨鷄始興瞿然起盥漱即  
夫清明假寐之際得無深患者乎其於德澤川流何  
宣布焉庠序喟興何申重焉綱維末振何主張焉風  
俗未醇何肅清焉吏泝務夢何理亂焉訟繁獄滯何  
簡卹焉屬邑不共曷先率焉賢才在下曷薦揚焉靜  
言念茲有公以處心勤以集事耳噫周公聖臣也負  
袞履藉以當冢宰之位至於思兼三王而施四事猶

坐以待旦勤強不息况其下者乎蓋勤則為補拙之  
資公即具生明之本無私則心宰心宰則理得理得  
則言順克勤則匪懈匪懈則力行力行則事隨事隨  
則物化此理之固然無復疑者苟不是念而甘糞上  
其身皐皐訛訛藉蘄祿為代耕之地與夫工不事事  
計日取傭者奚異哉恐食焉而氣怫寢焉而休軀尚  
何根本是賴風化得喪之所係焉若此者豈惟媿負  
中積而獲罪于時將見嘯干梁者下瞰其室矣於是  
乎大書屋壁庶抑詩之自警云明年夏五月二日靖  
共堂主人汲郡王惲記

畫記

近世之沒者以平時服玩遺宗屬賓友諺云留念緒

然非故舊知愛之至則不爾平陽刁君嘗飲予於私  
第酒酣出古畫一麓中得龍嵩山水兩幅其山骨鬱  
茂林屋黯密蓋學中立而逼真者也上題云丙申春  
孟留汾水時為康玉閨所作時金大定十六年也歲  
月崢嶸迄至元甲戌九十餘載矣余歎賞者久之乃  
即前用為壽辭焉明年乙亥春君以疾終既卒哭其  
家持畫來貺遵治命也嗚呼君與余非故交深知者  
且南麓盍在士大夫間固有品格然不過一物耳其  
可重者氣與義也昔曾子易簣而後歿愛其禮也今  
君當萬事已矣之際事有不遑及者乃以是為囑篤  
夫義故也吁衰俗波蕩中能耿耿取信如此可謂信  
義不失者矣時於軒楹間展對斯畫愾然想見其人



未嘗不為之嘻歎也君諱國器質敦純早以勲閥為  
征西帥臨敵決戰以果毅稱軍中後因疾去職僻居  
田間怡然自得人不知為故侯失將也

西山經行記

至元乙亥秋七月被藩府檄偕來伴盧君採文石於  
音丙申如襄陵董治厥事館許氏東堂八月庚子次  
西梁質明致祭黃崖山下遂命工即役借榻普照僧  
舍允再宿有以義成石為言者壬寅馬訛旁山行入  
臨汾界過侯氏口水等峪踰山尾得王莊峪峪口敞  
豁夷衍北連白陵砦脚既夕宿龍子祠南晉掌里突  
卯下井峪渡麻柵澗自獅子鼻登山越石門是為姑  
峪西山諸峪凡十有八處姑射王莊寔為之要蓋南

達吉鄉北走紫川道也前臨浩岸觀陰定關關形峽束  
若石門然僅通人過想夫秋潦澮汾群壑來注掀騰勃  
怒萬馬東駛透阨茲口激而為飛流銀濤雪浪百丈湍  
瀉亦壯觀也躡澗西驚歷馬蹄纏山雨奄至且作且止  
指望仙臺眺玉女樓望生馬壇頂諸峰烟霏翠濕空濛  
無際蹊蹬縈紆盤十有八折抵神居澗下洞腹寬肆窿  
穹嶮崑仰視欲墜後有竅透邃山之噫氣穴也遂解衣  
盤礴憇洞閣上尋復開靈山紅澗碧景氣爛熳涼風吹  
面自遠而至煩襟翛然如夢仙府雖遇四子於汾水之  
陽不足以喻其樂也因畱題壁間且辯其誕少焉游太  
一洞觀陰鏘玉柱蓋石鍾乳也稍西馮馬鞍嶺上弱羊  
坂坂長約七八里極峻折艱於登陟馬力不能勝抵暮

宿西陶謝氏林屋甲辰由鄭峪入義成分循澗槽西行  
逕嶮狹草木蒙茂步履錯迕過水磴折而東北上磴嶺  
視石之所在石陞砌覆壓隱山之半腹玄質白章又有  
絳其色若雲然者尤秀潤奇特降橫崗石溜間得枯枿  
一株矯如龍騰奇崛可愛於是按行澗道眎輦運所經  
稍東入深峽亂澗水峽形曲折中藏堂隍其根足沙水  
齧蝕似口似圈似窪呀焉而頤張突焉而角出者不可  
殫記兩崖峻削嶄嶄壁立高入雲表大石阜如齟齬左  
右勢犖峭殆不能騎造愈深而峽愈奇又東行十餘里  
顛崖橫截水滾瀉石甕中鏘然如環佩鳴兩山間峻絕  
不可越矣遂自南脚嶺攀援北上峯回路轉行可六七  
里抵宿東陶山家乙巳復自羊坂東降取姑射北道過  
龍堂澗望仙門謁王母洞道人致酒山閣以軟脚例  
飲余浮大白者三世傳北山中復有玉蓮古洞下與  
此穴暗相通連旁有水泉曰漉錢名者事涉誕怪不  
復紀遂由側嶺白石溜下叅峪抵西段里午飯郭氏  
田舍日昃還府吁天壤間山水佳處唯幽人勝士得  
徜徉其間與顛氣造物俱游而共樂不圖官守急遽  
中而獲茲遊雖不能窮幽極勝弄雲烟而狎魚鳥亦  
非嘗之舉也埽筆所覩以志且見夫因事機攄煩滯  
而不為徒然也

船蓬菴記

船蓬道人姚氏太平相里人自童丱入道甲子幾四  
百矣棲心淡泊草衣木食全其生而樂其樂穴居野

處于澗之阿削懸崖為土空廣不踰尋丈迴環洞如一歲之中而有結夏蟄冬之適塊坐塵凝與時啓閉温煖清深去園園咫尺殆塵壤障予嘗以事走絳與故人張器之遇把臂道舊步入縣西溪遂來游茲庵道人因丐名於余題之曰船蓬且請其說船蓬者取形似而言然意不無其所寓焉盖水浮天而載地中土者天地之虛舟也萬類雜處魚頭濺濺其陵蕩傾覆之虞日復一日何若斯人處斯室而獨為一天孩眠瓢飲樂其樂而曾無錙銖之患哉余乃為之歌曰玄冥之曦兮朱夏之清兮木歸其根蟄吾形兮梨花雪開啓吾高兮人區鮪瓮全吾生兮蓬底秋江汎然無所搜兮余復何求心營營兮道士顧笑舉酒相屬

後余歌而言曰銘吾廬甚當於是乎書

平陽府臨汾縣姑射山新道記

晉人善用水而盡地之利山之奧歲未有以悉發府治西山行五十里曰東西陶鏐炭所萃連山亘峪根苗洞窟軒豁呈露然澗壑嶺嶂號稱天險坳深峻削摩雲穴地磻錯交礙跬步間登頓駭汗不勝其憊雖中伏厚利用是限隔川居邑聚十不獲一二並山農氓志圖開鑿力單罔逮睨之而興懷者盖有年矣皇子安西王以維城之重分茅開府晉宇雍土爰命幹使伐石茲山輦出之途仍宣理焉乃西自李琚疏度而北諭南山截義成澗盤土塿東上擗嶺脊折而東北行度鄭封峪上峪盖炭之膏盛於焉而窳又甞置

鐵害出車連連之咽會也循崖崦取易東驚緣西陶  
北麓其顛走巡隴西道過東陶里出斷崖南分而兩  
歧其履級東降越岍溝旋鞞脚嶺腦懼其蹊良田也  
落生馬澗槽穿南北石峽山形櫃如極險迥處也遂  
中貫而上南則駕駝嶺轉弱羊石盤抵壽山平壑下  
會馬鞍嶺口以備北道石峽水潦時至之虞躡電漥  
而東經望仙北洞跨南北溝首由前後石門嶺下白  
石溜懸參峪注赤植坡陽盡西段里當峰回路轉復  
作避車場六防其致阻塞也其間踏鉅石攀老峽峻  
絕者坦焉阨仄者廓焉礧确者火焉刊落摧陷去危  
就安變壅鬱為䟽通夷峻惡為平易西東一瞬略無  
梗澁難並崖旋阜紆回曲折方之故蹊曾弗加遠凡  
為里一萬八千餘步揔役徒五百度工萬五千其始  
至於迄工才十有八日於是山輸委貨人休永勞透  
迤安舒坦坦東下籠負車牽魚貫而出居者行者笑  
歌載路相與言曰伐他山之材而獲茲石之秀因輦  
運之役遂致道途通暢之便西山伏利以之盡起不  
惟俾一方之民賴厥功而富所用抑以見我  
國家封建之制肇造藩維之方陰賜於民者將張本  
於是不爾山澤無窮之利將終古而奧藏矣守土吏  
大小之役寔董其事是不敢不志某年月日記

平陽府臨汾縣新脩記

平陽當河汾間為鉅鎮屬邑五十餘城臨汾劇而最  
要經界纔百里占藉者幾萬五千戶凡立賦之重徭

役之煩十常居其二而風聲氣習勤儉果誦宛然雜  
唐晉餘俗惟其物浩壤狹且不相能故人器於訟必  
直曲迺已聽約束俟審辨者動填里閭縣舊署在府  
右廂康寧坊之南城易代來爲工人氏豪據有司假  
老屋隙舍寓理曹務一歲間輒三五易處簿書儀具  
至集委積焚不可矐奔趣執事者當夏熾冬冽赭汗  
僵立尤寔艱苦前政狃故常眄瓜代日復一日漫不  
加省庶幾赫令尹之威具眈瞻之媿清承宣同化之  
源其惟艱哉逮今縣監某洎尹某稔其如是適時和  
訟理嚮化有漸迺以其故詢諸衆僉曰念茲在茲竊  
有年矣第率先無自訖于今嗚嗚也既度其人之樂  
用遂經辦焉應直得景行里次氏之故第凡成室一

十有五楹略不加易其來如歸廳事適中吏舍兩列  
形閔前啓衡達里達於是遠湫隘處高明委蛇安舒  
各有攸叙中外竦然大易觀仰既而史亢淵曰其興  
滯易弊之勞趨事樂成之懇公倡私應共濟厥美匪  
劓書珉石代而縣者烏能究根據而見經始執贄札幣  
來謁文予以歷官內外因知天下之治在於宰相師  
帥得人而已佐天子理百官發號施令以遂物宜者  
宰相也推君治宅民生供事取決會歸有極撫字百  
里間者師帥也是則宰相與師帥勢雖霄壤以本末  
體要而言寔相須成化耳故前代選重其人春東於  
清流冊授於軒陛既各殿屏蓋繇是也今國家條  
章具舉百度惟貞顯任責成垂寄殊切作縣者苟非

恪勤官守推忠及物何以稱經緯相需之望今一縣之署置固匪政之大者類能若是尚何患仕之不優俗之弗易責罔塞而績用不單於時哉予特喜縣僚屬達於從政有志於民得春秋憫雨之義故以擊重者告焉幸來者毋忽至元丙子三月日記

懷先賢記

至元甲戌冬予既復首陽山夷齊祠繹之日亞尹張侯聿來會祭遐想故家佇瞻墟墓對越靈威泣焉泣下蓋風誼激哀有不能已焉者顧謂予曰走世為孤竹人自穉及壯經行游獵往來南山故城間覩夫廟貌不稱旌記寂寥言念于懷頗寔有覩吾子幸為我大書特書歸揭海濱以為邦人光且表夫山川之重

鎮二賢出處之大致也按圖經其尾之分勁氣下蟠控帶遼碣北平乃一咽會故其俗雄碩尚氣義敦諾急難凜焉有戰國餘習乎州經界本殷諸侯孤竹君世封春秋為肥子國秦漢以來列郡縣不恒寔燕之肥如盧龍邑地肥如因水得名耳開皇間始陞為州直灤江而西二十里有古城宛存枕動山東麓蓋孤竹故都今指曰竹城者是也州治南三里而近有山巋然盤亘中野其名曰孤屋二賢其上遂亦昔陽呼焉於戲二子之英烈言窮天地亘萬古皎乎日月不足以喻其明巍乎嵩華不足以喻其峻俾後之為人臣者取標準而不知所懼其為世教豈小補哉尚何俟山稱號而為之顯晦也然侯懷賢思齊之意何

其盛歟莊周有言去國期年見似之者而喜蓋敬恭桑梓曾不燬其愛惡矧國之古賢世之大老特立而不群者乎若張侯者可謂尚友千載敦鄙薄而有志者也侯諱昊字明卿資果達嗜魯論為顯學故蒞官行已多據經旨為言已而沾沾然喜見顏間曰吾中有所得矣其篤信好學如是至有以張侯論目之者十有三年丙子春正元日謹記

### 遺廟記

金海陵煬王以天德七載乙亥定議南伐明年正隆改元詔大營汴京擬混一江左遷而都焉故廟社之制於是乎興然清廟寔前宋之故物也在景祐間十月七楹而金之記曰正隆四年己卯歲冬十有一

月禮部尚書同修國史王競銀青榮祿大夫叅知政事敬嗣暉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上柱國魯國公臣張浩監修寔金為之增廣加飾非創作也何以明之覩其楹椽椽大而徑三尺者比皆腐朽餘丈若曰金朝創始不及百年安得如此之朽腐哉廟直大內之南馳道之東殿法吳制東西列二十五楹袤四十丈廣七丈其神室內地廣一十步餘四步為室前之虛明廟兩首各限一楹中以二十三楹分十有一室從西以三楹作一室餘每室以兩楹為之龕之數其西位夾室六南向者五楹向者一其俱兩龕自餘率一龕所向皆東面而已總十有八龕殿階作二層列井道三前井亭二東西相向外作重堦四繚面有

門角有樓門南列五闔餘三而已其東北中垣之外  
即冊寶殿也國制凡帝后寶冊暨郊廟金玉禮器皆  
在焉令太常官一員每季檢視用印封緘謂之點寶  
禮器者何爵瓚圭璧是也玉冊者何先代哀謚是也  
其冊帝以寶玉作簡后以象齒為之實以金書貫以  
朱絲封滕甚秘在莫之見南則更衣亭亭前舊有湖  
石環竒名曰瑞芝其東南外垣之內即神庖割取血  
管之所環重垣之內東西為廡各五十搨旁夾廟門  
各廿有五千以分布齋即駿奔走執之列正北則闕  
焉其西南垣外即廟署位前有門以表循外垣西北  
復鑿偏戶一意者備執事出入之便也予聞之遺老云  
制祀廟率以親王上宰攝太尉以享太祝奉述宗

拓置地用色羅上幕帝以黃后以絳所謂至敬無壇  
也茵以阜比器設陶血用血肉以獻上下之樂畢備  
此金朝典秩之大槩也國亡已來汴之宮室毀撤掃  
地顧惟茲廟以貯儲得巋然獨存 皇朝中統五年  
夏四月 詔河南前宣撫張子良撤焉以北溥御河  
入燕就為今之 大宮從堂議也據正隆已卯至今  
甲子以曆考之適百有六年也識者異之且今初津  
宮於燕多撤汴材其木皆以燕用為誌今是廟亦復  
用燕之故址有數存乎其間爾自有能辨之者夫君  
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祖宗胡可以無廟然一廟之  
用有不可勝之費今也存亡廟緘新宮其尊祖息民  
可謂恭儉者哉是廟宋制也按禮經天子七廟太祖



之廟居中三昭三穆為之左右其七主曰壇曰禪曰  
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月一  
祭之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者有禱焉  
祭之不則乃止此三代不易之制也逮東漢變而為  
一朝同宇異室耳李唐自貞觀開元后增置九教后  
宋因之亦列九世為十二室而金朝以九帝有天下  
百餘年上自景太至於宣宗不審天興奉祀之日其  
間升祔祧出得列於太室者凡幾廟何者得祔何者  
為祧邪故并及之以俟更考云至元五年夏六月十  
一日記

泰安州長清縣樂育堂記

趙君明叔尹長清之明年政夷訟簡賦其民可教迺

敞廟垣為數泮宮於是治學舍植松竹聚書史立教  
條率儒生屬吏日講授其中雖造次多故未嘗少輟  
不半載士勤於業吏循其風禮容文物郁郁可觀十  
四年春與予會於京師因以邇所聞為問曰有是焉  
奚足多為然清今為中縣顧瞻岱宗背負河濟風聲  
教習出齊魯間在昔距濟南為近邑生徒率就學大  
府故禮殿序庠之屋庫隘無足稱於前俎豆弦歌之  
盛不接見於閭里青衿之耳目蓋有年于茲矣此僕  
之所以不敢徂安故常鄙薄其俗勉有此舉也已而  
以學記來請嘗試論之古之君子以先知覺後知以  
先覺覺後覺是天之所責於我者甚重我烏得而避  
之况有能致之資居可行之位尤當急先務也令尹

雖出宰百里寔為一方師帥政之得失俗之善惡繫夫志嚮所在知先後之序耳人之秉彝惟其物則內具故好是懿德此天理均有人心之本然也苟得其養無高卑大小之間故狂而醒愚而明始也致知格物身修而家齊終則明德新民國治而天下平由是而觀學校庠序之教豈小補哉叔世道微功利說興督責之令密士以區區末學苟祿代耕奔走鞅掌於簿書期會之間我躬不閱遑卹乎俎豆禮容之事哉今君以脩敏之材奮跡諸生間歷事臺省由省臺而宰劇邑卒於簿書期會奔趨督責之餘遵 詔條確志嚮務以德義牖民力行不倦為樂俾群材長育如中陵者我菁菁然而盛可謂能也已昔韓潮陽牒置鄉校曰

刺史縣令不躬為師使後生無所從學為耻又以養育人材為吾君相之事顧天之所責於我者當何如哉若趙君者庸知夫不異日得時行志以斯道覺斯民為天下之樂且儀乎吾見有開必先之兆於是乎始君諱文昌濟南人至元丁丑歲三月丙申記

### 遠風臺記

曹宜門外西南行四五里有鄉曰宜遷地偏而囂遠土腴而氣淑郊丘帶乎左橫岡亘其前中得井地三九之一卜築耕稼植花木鑿池沼覆蕘池傍架屋臺上隸其榜曰遠風以為歲時賓客宴游之所若韓氏之昆仲也至元戊寅百有六曰主人邀予來登顧瞻河山形勢在北則近連圻甸南則遠際河朔東控海門

碣石之雄西眺太行桑乾之勝千里一瞬略無限隔  
少頃風翛翛然自太虛中來浸滂乎谿谷蕩漾乎林  
野春和明霽微埃不興聲先乎群木之顛氣鬱乎崇  
丘之外然後度業柱入亭園轉蘭獵蕙泛溢乎層棟  
軒楹之間座客欣然動蘭臺之興暢方外之適披襟  
當之曰信乎滌煩臆抒滯思而其來之之遠也余仰  
而思俯而歎曰予知風之來邈未究夫臺之得斯名  
於士大夫間也韓氏自鄆城府君以來孫謀底法以  
燕翼子者義則昭昭矣通甫君美遵誨承志光大先  
業懽然若父菑之敷播擘然如棣華之相輝游流尋  
源其遺風所從來遠矣故賢士大夫莫不重其好賢  
樂善登茲臺而願與之游由是而觀慈祥豈弟之風

又賢於人遠甚况茲野也出而入仕躋步於清朝之  
上退而隱處偃薄於山林之下將行義遠道存志俟  
時無不妥適其清風穆如流芳於後人者又有遠而  
不可極之致不然天壤間林泉佳處第欲暢幽情而  
滌煩慮何所往而不可客曰嘻有旨哉今韓氏卜築  
之意信得其趣而吾子可謂發不言之秘勉其所未  
然者焉既而囑予筆記之因掇前言俾刻諸臺上以  
貽來者至於風交平疇良苗懷新行之而喜者茲值  
杖野人之事故不復云後三日記

韓氏遵誨堂後記

人子之事親存沒兩間觀志由行三年無改為孝之  
至况終身而維則者乎燕今為大都會世家鉅族飄

輕裾蔭華襍非不侈而盛也及論夫居室善而內有  
則者韓氏為足稱長即總管通甫次即君美判府予  
御史裏行在燕者凡三年用是交好甚欵知為人甚  
詳修身齊家讀書治生禮賓客應外務一以忠信孝弟  
為主怡愉雍睦如賓友之相敬棟華之相輝也過庭  
者佩詩禮之嚴居家者無言笑之雜超然而處樊然  
而游方筵多燕衍之娛田野有烹歌之樂以致一門之  
內百順坐來昆弟之間言無少間所謂身不求達而  
達有餘屋不期潤而潤自至予嘗獲拜鄆城府君畫  
像望之粹然一淳德君子其嘉言善行無非後嗣可遵  
而法者乃知韓氏淵流之深長枝葉之茂盛疏之既  
之者功加於前繼之承之者復善其後故永年先生  
題其堂曰遵誨良有旨哉嘻李唐在前代為盛迄至  
以家法言者獨京兆柳氏為稱首予每讀玘傳求其  
修齊之要不出以忠信為■孝弟為家至曰此乃食  
之醢醬可一日無哉未嘗不撫卷嘆息三復格言方  
衰俗頹靡中而韓氏昆仲亦能以孝悌忠信為飲食  
之醢醬揚令名而顯祖考奉潛德而發幽光惟是心  
不匱至錫類也如是將見垂芳來葉不獨柳氏專美  
於前史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七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八

河內脩武縣重修廟學記

覃懷風土距太行之陽川夷氣淑山水秀麗遠而舒  
發於甯者爲多故人傑地靈自晉無荒寒僻野之陋  
至元壬午冬前州將劉暉與予同在京師間相會肆  
談懷衛間勝槩媿媿忘倦因及縣之廟學與夫本末  
告予曰廟自宋歷金雖制量邑作當時徒建甚備羅  
壬辰雲擾姐豆不遑賴先帥家府爲主張是故已圯  
者隨葺堅完者俾勿壞乃以有道王君文玉陳復趙  
宜中輩前後顧甃得巋然獨存於兵燼之餘力也非  
幸也至元癸酉不肖自鄭秩滿來歸顧殿廡肖像歲  
月浸久風雨浸剥黝昧傾藉無復於舊荷薪之責懼

不克舉遂倡帥官喪日以脩治崇飾爲事御史栢德  
孝思又從而贊焉經調官蒲楊彭三明府千年間皆  
次第而作新之遂延致學師日誘諸生講肄在其中  
復請有司得麗掃十餘人春秋奠獻鍾鼓鏗鏘禮容  
升降蓋肅如也僕之素願雖畢而明德新民之效尚  
未敢議也余曰不然郡縣之政似有緩而急者學校  
是也學校者三代之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  
小民親於下其所以關係風化不的然而彰欤若夫  
山川英粹之氣氤氳開闔鍾奇孕秀曾無今昔醇醪  
之間至於涵養薄俗作成善類寔庠序基而本之後  
之來者復能增崇勉勵以極菁莪樂育之美異時人  
材輩出如近代進士張夢弼郭敞張袞祁文秉趙尚  
起者焉二十年歲在癸未二月十八日謹記

蘭亭石刻記

蘇門盧君茂之得玉色碑石中斷墜酒壚間偶見  
之乃楔飲序也即懇求得之予自釋年留心翰墨閱  
是本無慮十數此帖極清勁有神而不厖雜與定武  
石本畧同其背有勅書字塗以黃金光彩尚煥下復  
刻祈公字二豈裕陵賜宰相衍家物也嘗謂二王墨  
妙雖片言隻字如寸珠尺璧見者皆當寶惜不可使  
混泥沙今一旦爲吾所遇免夫淋漓啣蝕委弃窮滅  
之厄果神物護持時有授受然耶異時歸來當臨溪

起亭位置壁間板長史齋新例榜其亭曰右軍且詔  
鄉賢曰此乃吾王氏真行之祖也庶幾有摳衣而請  
益者其於奎壁兩間不無煌煌者焉但未知在幾年  
後耳又諺云室無滯貨不為潤屋矧吾儕以多文為  
富乎然物之聖者莫金石若也茲刻也豈敢保其必  
壽抑不敢矜其長為已有特記焉以付子孺庶王氏  
來者能弓而箕之是所謂薪有盡而火無窮之傳也  
二十年歲在癸未夏五月十七日謹記

御史箴後記

此帖閑閑公為師中丞仲安所書亂餘李侯輔之掇  
於西臺著聞后為義士張伯寧所有至元戊寅因獲  
觀於張隣野家孝純愛玩不已命子遠摹臨略不失筆

意壬午秋予至京師鄰野子來謁遂及曩之所摹明  
日持以見贈墜送之餘僅得百一十八字公之書世  
固不少論夫擘窠大書雄勁瓌奇體兼顏蘇而自成  
一家者此平生最得意書也予性僻而好古於書學  
嗜而不厭故所欲見者每每如意豈歐陽子謂物聚  
於好然耶抑亦有契分故耶二十年癸未夏五月雨  
中與子攜裝潢歸藏春露堂以為書林寶鎮且憚同  
志願見之心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汲郡王禕謹記

祥露記

先母夫人平昔顧憚讀書作言辭喜見於色曰好此吾  
歿且無憾若汝長仍能辦日飯一盂啖我過於鼎鍊  
不矣亡後十有四祀方得廩食於官而菽水自供之

養曾不少及第新婦推代中饋勞者僅六年風樹之感其何有涯故每讀文正范公饗若曹之歎未嘗不撫卷流涕也南十年不幸先君亦捐館以治命建新阡於河西鄉用明年百五日奉遷二親藁殯於沁曲玄堂纔開有二黃蝶飛出其先妣柩蓋珠露凝綴晶明煥爛駢羅角結殆寶幢纓絡蒙覆其上且聞清香襲人觀者異焉天日照臨移刻乃晞嗚呼夫人自巳酉秋棄養至是整十祀矣在窀穸間祥見如此恐非偶然也昔人有夢持炬下入祖禰壙中識者謂光照先世之兆茲夢也或有異不異焉今野蔭之氣化爲真露露膏澤也復聯綴而成雲華意者先妣之德有幽光而未發耶不然將澤及子孫有以文而興起者邪開

先之慶固當有在憚不得而知也至元廿一年歲舍甲申正月二十有八日中議大夫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男憚百拜泣血追記

均幹堂記

財賦者生民之命 國家之大本也善理者古今無幾焉自盭鐵事興漢庭諸儒紛紜辨論竟莫能一其艱在於不傷財而必害民故也濟南漕長趙侯洎其貳儲君天章過余求扁其公堂之顏遂題曰均幹蓋取孟堅志書之辭也均者使四民常均公有餘而私不乏幹者所以齊衆度而抑兼并也二者爲義如此何古人憂後世之心深且重哉顧諟新政意若在茲第不自著者形與跡耳蓋嘗思之其所以經制於一



堂之上者不過以廉自潔以靜內守而以法外御也  
故務雖繁而愈辦羨比常而益增此自然理也異時  
摠會民賦鼓鬻山海低昂物貨之權佐理軍國之用  
從容朝珂籌之以策未必不由主靜而法以均幹為  
得計而以寵絡為末策也未知以為如何二公唯而  
退於是乎書以為記

遊華不注記

濟南山水可游觀者甚富而華峰灤源為之冠余到官  
八月湖光山色朝夕與對於庭戶几席間若無所觀  
心有所不在焉然每以歷屐卑溼為念或有云堰頭  
者乃自昔潑引諸泉入大清之峻口也一鍾之力不  
崇朝可徹而陸之常欲一往而未遑也冷竈節得暇

且寬憲使耶律君邀余暨簽書杜君為茲山遊且尋  
堰頭之盟諾焉逮十有一日遂自歷下亭登舟乱大  
明湖經會波樓下水門入濠齊漕渠所謂小清河  
者是也汎灩東行約里餘運肘而北水漸淤漫北際  
黃臺東連疊徑悉為稻畦蓮蕩水村漁舍間錯煙際  
真畫幀也於是綠萍蕩紫白鳥前導北望長吟華之  
風煙勝賞盡在吾目中矣是日也天朗氣淑清風徐  
來水平不波鳴絲歌板響動林谷舉酒相屬開口而  
喙少頃扶腋登岸相與步入華陽道觀主人方布几  
筵賓僕以疾作遽還二君為愀然也至於罔獲陟連  
雲絕頂追謫仙之逸駕叫蒼梧之暮雲富覽江山以  
盡游觀之美特閑適餘事初不訝其從違正恐山靈

獨回俗駕造物者有所靳耳既歸伏臥舟中怦怦焉如宿醒在懷殊伊鬱也但聞兩舷間風水之聲自宮自商拍拍盈耳殆魏獻子之歌鐘石鍾山之水樂也且念華峰之勝樂在近郊因以步里計之自厯亭北至華陽院下廿里而遠由水門抵黃臺北渚十八里而近以葦汀漁箔周折灣渚從城東北阿至艤舟山家蓋且十曲矣肯至元甲申清明前一日也謹記

春露堂記

王氏居安仁西里有宅一區湫隘近市或者曰宜易此而就爽塏余應之曰遺簪之求隍人有取焉况先人之弊廬乎然歲深屋左枝撐欹側有不堪託處者於是謀為新堂不侈不陋于以藏遺書闕宗器節

序致嚴設裳衣而安寢祭且將破吾居明嚮晦燕偃息之所乙酉春既落成遂榜其額曰春露蓋取霜露既降感時思親之義也嗚呼思聿我將從其重乎思其重念吾親之志也敬其止慮夫不克析薪之荷也昔吾先君思淵子握瑜懷瑾經世之志甚遠汔澹無所營專事於學務為無所不闕要歸適用有為而已嘗曰吾年未去持此而明吾道行吾志於天下庶乎開物成務大有見於世不然吾逝則無怍無悶矣悲夫曾不少施而卒費志以沒至為有為者所惜此不肖所以仰穹罔極而抱終身之感也蓋吾親之去日愈遠不肖之受年益深去親邈則子孫有悠而無密受年多則氣志漸怠而生不蹶追其遠所以厚來

者之德也重其思所以勉吾心之述也傳不云乎孝也者繼志述事之謂也周公善焉是則為達孝學也者學為周孔而已矣至於履霜濡露感念歲昔入室肅焉如覩乎容色之睟出戶愴然若聞其歎息之音齊則見其所為饗者悽愴怵惕夔動于中是皆皆思之常君子所之同也後之嗣服者登斯堂讀斯文求予心之所泊能先其所重而不忘其所常將見堂構無盡孝思為不匱矣至元廿二年十月日記

契春閣遺制記

梓人鈕氏者向余談熙春故閣形勝殊有次第既而又以界畫之法為言曰此閣之大槩也構高二百二十有二尺廣四十六步有奇從則如之雖四隅闕角

其方數紆餘于中下斷鰲為柱者五十有二居中閣位與東西耳構九楹中為楹者五每楹尺二十有四其耳為楹者各二共長七丈有二尺上下作五檐覆壓其檐長二丈五尺所以蔽虧日月而却風雨也閣位與平座疊層為四每層以古座通藉實為閣位者三穿明度閣而上其為梯道凡五折焉世傳閣之經始有二子披醉翁過前將作者曰此即閣之制也取其成體故兩翼旁構俯在上層欄構之下止一位而已其有隆有殺取其漂紗飛動上下崇卑之序此閣之形勢所以有瑰偉特絕之稱也予因念沐自壬辰兵後故苑蕪沒惟熙春一閣巋然獨存昔嘗與客三至其上徙倚周覽雖悵然動黍秀黍離之感且詫其

截業壯麗如神營鬼構洞心駭目有不可端倪者至  
不藉井幹不堦峻址飛翔突起干青霄而矗上又似  
夫鰲掀而鳳翥也予厯考秦漢已來宮殿之制漢不  
復於秦而唐不及於漢如未央長樂曾何得阿房之  
萬一含元華清又奚敢跋兩都之規制也蓋天地氣  
衰國資民力與林林之材不克取盈而足度不足其  
數焉故也然熙春遺構亦可為近代之傑觀彼騷人  
詞客雖稱述賦詠極其偉麗是猶臆說虛章而徒誇  
像其千門萬戶而已終非梓匠不能知其規模與勝  
槩之所以然閣殿撤已久及聞組氏之說使觚稜金  
爵上雲雨而飛舞空際者盡在吾目中矣然不文之  
言不足以達遠因作記以遺後人者顯世汲人主師

之良者也至元廿三年冬十月記

徵夢記

某官真定時夢一老人長身縞衣扶而告曰若遇而  
祖能識之乎憶祖妣妙清君平時語憚者熟視之為  
吾大父敦武府君無疑載拜已迺跪而請曰惟王氏  
上世嘗有顯者否先祖曰今濟源陳堯叟祠碑所刻  
王姓者即遠祖也切識之時至元庚辰春二月也憚  
以是異念之者無時後八年戊子二月韓氏子中西  
謂濟瀆託之為未訪果於司馬端明所撰四令祠堂  
記碑脇得元符二年春二月左中散大夫知軍州事  
拜謁題名廼陳之外孫王悅名氏吁亦異哉題名云  
中散大夫知軍州事王悅奉詔詣靈祠禱雨畢恭拜  
堂下元符二年春二月廿九日也刻碑之右册父即

前來王又簡公曾拜參知政事名各年正字伯中係堯  
佐之賢其子諱說年正號公所謂清德之左是也其  
二子名諱見不肖平生凡事欲將至必警先於寤寐  
東坡飛白記  
間如先君將歿以翠微節度傳迂召為御史人以牛  
刀迎刺於口斷絳陽獄斛律神自牖來告待制翰林  
有瑤階叅筆月殿芸香之詠馳奏中統二年十二月  
行宮有雪漠三更雲輜萬兵之作進讀東朝夢紫  
閣連延龍馬飛翔之異是皆徵明而不可誣者故古  
人論夢心官物之至靈非但藏往固能知來凡天地  
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而有明晦遠近通塞之間  
此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也然有直有象有  
精有想唯精誠感薄神靈之所告者乃有占而可徵  
是夢也求其所以似亦涉因想蓋不肖每以先世旌

紀寂寥念不去懷者有年今先祖昭告如是此亦理  
之必至所可異而重者據其夢而得其實於二百載  
之前若合符節此豈只勞於想可致而論耶又知吾  
先世神爽雖遠而昭昭矣嗚呼既誘其衷明夫系之  
有自所謂闕而有待者不知復惟鑒佑使遂其初心  
少副明靈之精應乎其或直然是垂老之日即受生  
之年也是不可不識至元廿五年春二月九日記

透月岩記

王子塞向冬蟄不出戶者兩月適寒曦回燠乘休郊  
游步過故人子也鮮伯之居有奇石儼侍堂背銳上  
而豈下百竅洞達大者為巖小者為竇聳者為岑絡  
者為脉復形勢之所當出者又皆人意與會表裏瑩

絮渾然天成顧而睨之如華峰半圭高插雲表余乃  
百匝摩挲襟袖霑漬主人因乞名於余即日之曰透  
月巖何其石堅凝篤實物也今玲瓏秀麗實而能虛  
疏風逗月回伏景氣如神剗鬼刻出奇乃爾誠百  
不一見也主人喜其名佳而物稱明日過門懷文其  
狀予告之曰昔汝父新中府君熟其平生久矣爲人  
安靜遇禮而用和者也嘗買一石日與之伍呼爲石友  
乃臨終曰吾國俗近古不封不樹然我死當以此石  
表吾岡西墓田何嗜好其篤也如是因念昔陸績官  
鬱林裝鉅積以越海鄭璠守象江輦六石以歸秦前  
人稱道筆之簡冊非特見其澹僻也正以二賢操履  
當茲官行已之際以廉靜爲心由篤實而致輝光之

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吁汝父之志固有慕於昔賢  
今汝能箕裘在業亦廉潔自厲復輦置奇石思繼靜  
觀之樂因迹以求心庶能堅其所已至而厲其所未  
至者焉又得一悃悃無華吏矣不然將以物爲玩徒  
成喪志之癖非余之所敢知也於是乎書以貽之至  
元廿四年丁亥冬春節前三日記

林氏醱齋記

人之愛其物也培植顧護之意必致其曲物既得養  
榮華茂盛之氣而自與人意會理則或然我未之察  
耳林氏別墅有醱醱一株自初植至今特二年于茲  
戊子清和節予杖而來觀花雖未而根撥枝葉條達  
舒暢盈盈然有不勝其茂密者清淑之氣霑漬窓戶

間若喜其相遇而與之相會也然所以盛者種之非常一也地之氣美二也人力所至而不失其養者三也一圃之間異卉殊富而獨致由于茲者豈厭食彼紅紫而特惜其芳之白且潔欤近以是花置之露堂西序晨起將啓戶香自隙作陣而出有襲人洞觀之烈至於簾櫳之縈拂几席之薰染着莫而不散者數日且花之爲物香與色而已若夫香之清郁色之孤潔殿春餘而獨開於夏初者其風流蘊藉餘品有不得伉且儷者其爲出之所重而不厭其多者良以是哉余幽居日無事隨其隙地亦以栽種爲樂城中糞壤瓦礫土之正氣悉爲穢汚所易百植而不一生非獨余家比比皆是木之美者愛雖爲力雖至返得憔悴

可憐之色幸生致枯之歎是知紫庭之蘭不生於枳棘之野丹崖之木不產於犖确之丘也必矣又傳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是以君子惡屋下流可不慎哉林君爲人氣勝者也凡一事一物之作不肯碌碌落於人後必極其精粹而後已今年七十有二目明耳聰強步健啖壯歲嘗從侍講徒禪游教其子讀書致身顯達今也謝其所必爲而安其所已至者日一遊其圃非特物之爲玩將思其差而縱心憐天生發之意而明其馨香之德云秋澗翁喜其如是既與之歎因書以爲記時二十五年立夏后十有五日也

維衛州太一廣福萬壽宮伏為

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赫臨之盛易常然  
丈室大起行殿通天威而貯寵光焉既落成嗣師蕭  
全祐以其事上聞賜名曰清蹕全祐將文諸貞石以  
傳不朽謂臣嘗忝屬太史於法得書廼具其本未來  
請臣謹按初上之在潛也思得賢俊以裨至理聞太  
一四代度師蕭輔道弘衍博天則其人也於是以安  
車來聘既至

上詢所以為治者師以愛民立制潤色鴻業用隆  
至孝者數事為對

上喜甚錫之重寶辭不受曰真有道士也賜號中和  
仁清真人冠帔尊崇之禮前後有加迨己未春

上以隱居所在特枉駕來幸周覽殿廡儀享丈室

詢慰宿昔者父之所以欽悒真風懷思不忘且從五

代嗣師居壽之請也及登大寶後降璽書追寵師

德有清而能容光而不耀富文學知變通嚮朕在

潛與之同處何音容乍遠冠履遺珠用愴然之歎

居壽寺以遭際聖明顯異宗教其臨幸之榮又為前

代希闕之過頌惟丈室罔稱淵躍思丕御天之構  
者念茲在茲繼承  
詔住無之齋宮致有待而未遑焉逮六代度師全祐  
既主法席首以繼述先志為切始克丕建實至元廿  
三年丙戌歲冬十一月也祖楹松栢孔鼻且頌藻棟



文採龍鸞交映內拱宸居宸居穆穆中闢應門應  
門鏘鏘玉宇開于前方壺翊于後蒼官鉅竹儼侍左  
右其宏麗曠濶深宛然帝者之居望雲就日奕奕動  
也于以焚香頌禱仰介萬壽無疆之祉其於貯寵渥  
中外咸若轉轉焉如聽屬車之音肅肅焉若覩羽旄  
之委千古而下煨燼煇煌何啻振碧霞之孤風為  
邦國之盛事也臣以為自昔

聖帝明王崇玄重道以萬乘之尊求一言之要者不  
過禮尚玄默企慕真純載其清淨躋民壽域擴充無  
為之化耳如軒后訪道於崆峒漢文受經于河上是  
也以今方之越光顯有加焉異時史臣有鋪張洪休

揚厲無窮之美者因蹟以求

聖皇睿意之所在其於斯宇亦將有所取焉至元廿  
五年戊子歲夏四月廿有五日謹記

重修錄事司廳壁記

治有常處則視瞻尊而政廼肅此必然理也維衛錄  
事司自辛亥歲州理復舊凡百草次其司事權寓於  
委巷間逋舍靡有定所厥後官易雷氏私居即為今  
署然敗屋數間而已頽垣四達泮潦傍浸夏不足以  
障炎歊冬不足以禦寒凍公吏勃奚簿案委積執事  
聽理者安於湫隘踐居塵泥與鼃黽混殺者蓋有年  
於茲逮上郡薛君來蒞是職顧惟若爾恥狃故習且  
有以需為治之明歲衆務舉下安教條審其信而可

使廼與其監也鮮不花司判趙寓起廢易故將惟新  
是圖上之府允焉於是作廳事敞後閣署佐幕創架  
庫下至吏廡門閤誠飭之石膏靡之所莫不畢具僚  
友聽決夏冬爲適安吏曹升降次列有攸叙中外具  
瞻司爲齊肅其材木之用取辦廩餘而斲石工役  
等費願言趨事有不期然而然者經始於丁亥之春  
畢工於是冬之季凡爲屋十有八楹室既舉薛君暨  
其貳寓史湯瑀踵門來謁載拜而言曰文曜等不敏  
猥有營治固爲瑣屑不足以見于後然恐迤久爲有力  
者豪據致虛勞民力官失恒處於人心大無所忤幸  
憲使惠顧文本末於石將陷置廳壁使觀者取重知  
改作匪易不致妄有異議予以有味哉斯言也今之

職州縣者丁此繁劇匪朝伊夕惴惴焉奔命共事惟  
恐其後故徃徃翹足瓜代知免責而去今薛君等能  
以從事餘力改葺斯宇且慮又有侵于可謂臨政不  
苟重民力敬王事心公而慮遠者矣後之來者知政  
由是出無匪王事一以公道爲心越前政有光又何  
患焉苟公心不存徒知居必日葺以爲觀美之具非  
余之所敢知也明年戊子夏六月記

扶踈軒記

余構春露堂之明年循墻種木思有以蔽於外而與  
於內也又明年衆木鬱茂布柯散葉陰暎雖微葱蘢  
可悅於是題其軒曰扶踈四月維夏露華湛滋扶光  
踈翠曄曄離離健晚涼而層出媚晴霏而自持鳥交

欣而有託物爭妍而見熙我固知吾廬之可愛過客  
睠焉亦去之而遲遲客曰今子取陶詩名軒見於外  
者如是其安於靜而樂乎中者不無意於其間試爲  
我道之予廼仰而思悅而嘆曰客何見之晚也秋澗  
叟積學四十餘年從仕其間亦嘗明其學而行其道  
於時矣然方駕而尼盛行自拘吾豈惡彼利達樂此  
閑且寂也天道盈虛時有用捨安吾所遇委夫時運  
而已嘗誦淵明饑凍雖切遠已交病心爲形役深愧  
平生之語大有契於愚衷良竊慨慕者焉况復衰謝  
不堪世用有悟言一室嘯傲茲軒之下廼所便尔物  
未即應客去讀書遇事與心會輒忻然忘倦其或抽  
思雜著旁搜遠紹竟日忘返蓋尋常焉今又厭斲倦

於作為知饑而食困而眠蹢躅其迹扶踈其心任衰  
榮之無定樂閑身於茲時騁懷遊日極夫吾之所好  
斯亦適意壺觴寓興於草木之意也客曰有是哉覺  
吾清興脩脩橫陳於疏風秀樾之間者且無邊際矣  
予乃賡之以歌曰庭下之木日益蒼兮仕喜已愠無所閔  
生意之浩兮軒中之人日益蒼兮仕喜已愠無所閔  
於抱兮天運如此孰敢拂此道兮備哉靖節獨立物  
之表兮今我何人議論安敢到兮願為擁篲以備三  
徑之掃可乎客笑而去於是乎筆以為記至元戊子  
秋孟廿有六日書

萬壽宮方丈記

夫天下之事得人則興否則萎蕪而不振此必然理

也萬壽宮既易常然丈室起清蹕行殿越明年作夏  
屋於新宮之背蓋所以拱宸居而復師位也方之舊  
制一切克而大之其傳度之位賓友之筵淵嘿之室  
高明靖深燕處為超然矣既考室廼以壁記來墾維  
太一教興於金初始祖垂創顧雖一事而本而未皆  
有次第其植根豐末濬源衍派傳無窮於後者惟恐  
其不弘且博也逮重明嗣法至創靈章峻僊品有充  
類至極者大定一水漂泛無幾再傳而得虛寂堂宇  
齋壇刻期而復貞祐之兵燼為飛煙四代中和仁靖  
真人披荆榛撥瓦礫成難為易不十年略見完具其  
有俟而未侈大者以俟夫後之肯構者焉然顯仁藏  
用已胚胎乎其中矣貞常師持守成業而光揚恢廓

之志規模未竟而奪之遽今六代純一師感其如此  
思有以大慰先志俾有俟而未竟既易而必葺者八  
年之間一新而改觀誠可謂善繼善述者矣異時真  
仙偕來華表留語曰吾之折薪也如是乃今克荷者  
若爾其至則知欣然顧覬蕩雲光於廣福致嚙堦於  
玉室者尚有重於此者乎然道修為教有體有用體  
雖具而用不敷其為道也亦以微矣嗚呼嗣音而來  
者固當惴惴焉以思道生之本使坐有所進則拱璧  
駟馬未足為先後之光也至於興建之方費用之費  
木土之工主治者會計之事茲不復云

唐中書令贈尚書右僕射馬公祠堂記

予嘗道出在平顧視俗多闕達膏壤夷曠俯仰控衛

兼齊薄魯海岱之所鎮浸禮義之所漸摩宜其鍾靈萃秀篤生異人有如中令公者曰山東出相亶其然乎仍訪公陳迹得遺祠于里之北壞垣敗屋大有不稱公聲華烜赫於蓋代者適去職不遑頭圖略致稽古象賢微意今年冬郡從事邑人崔君文儼子書以揭公祠他日持歸將丕崇厥構有來具瞻式廓民效以為東人光庶幾必恭敬止之義其懷賢樂善殊有屬予心者就述中令公之出處大致且寓夫予之所梗槩者焉唐既刻隋亂治具畢張公挺曠邁之姿負詩書之業寤寐風雲思立談以取卿相及遭遇太宗由布衣論天下事飛章抗疏展盡底蘊一時劔履鏘朔何翅百位獨能婉孌龍安宥密基命如房柱以佐命就

列先生以機務稱賢至隆貞觀文物聲明之治龍受之光前後有燁卒全君臣始終相得之分何其盛哉然向非中郎何之賢心焉休休越彥聖而達不遠則公之事業烏得施展經綸如是其至者乎書稱邦之榮懷枕裡其原實繫於此信哉故昔之以致澤存心進賢為職者未嘗不眷眷於斯焉至想見二公風采歆其餘光邁烈厲衰俗而激頽風者亦以多矣崔君曰有是哉吾子固當同稱並美大書特書而已也至元二十五年戊子歲冬十一月謹記

靈應觀世音記

以心感心不然祈當求之於有無之間

新樂李氏藏觀世音像蓋宋淑德尹后家物也李世奉之甚恪喪亂間失所在一夕見於夢曰吾今寓某

家繁塢中可訪求以歸為物色之獲焉家人疾乞藥  
嘗得丹粒於衲案間服之者即間於戲其可謂靈也  
已釋有經曰觀音大約人罹厄難持誦虔禱世音以  
慈悲威力能解脫諸苦雖悍夫戾婦莫不信然吾儒  
者釋之道初未之學其善惡感格之理且以吾之所  
得者明之夫萬善生於心而庶微應於外又嗜欲將  
至有開必先夭之所以福善禍淫者只是以理或否  
屈而伸之也故一念善則祥風和氣即在於是是一念  
惡則妖星厲鬼亦在於是彼疾痛率籲而云聞聲應  
願濟而度之者所謂以心感心不入諸相而氣志如  
神廓然自應者歟不然恐是聖賢立教使人篤敬速  
於背惡而嚮善耳若乎誠不立妄意虛想亦釋氏之

所惡也昔有寶菩薩板者重其道子筆也今李氏世  
奉尊像如此敬其神之靈也既曰靈有不敢以一槩  
論者如東坡外祖父程公遇蜀亂絕糧困不能歸有  
僧十六人徃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齋二百貧  
之程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大阿羅漢也  
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四百餘供然坡跋於尼  
云或曰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  
然乎是亦自疑而不敢必也幸觀者瑩鑒盡年深縉  
色慧昧筆法極精妙非近代所可及李伯母孺人王  
氏今年壽九十一聰明不衰自少至老供養尤謹可  
謂乎誠立而不入諸相者哉至元己丑歲五月六日  
係先妣夫人靳氏明忌書二本以薦冥福云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八



